

雪芽 著

九幽阴灵 诸天之神魔 以我血驱 奉为牺牲  
三生七世 永堕阎罗 只为情故 虽死不悔……

凤鸣九霄之  
倾心计

守候千年，  
何时能续前世姻缘之劫？  
红尘紫陌，  
黄泉碧落，  
前世茫茫因缘错……  
陪你踏碎这一场盛世烟花，  
与你执手永远……

# 望妃出阁

下册

网络原名  
《莫相弃：  
下堂皇妃  
要出阁》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凤鸣九霄之  
修心计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  
藏书章

望妃出  
阁

雪芽  
著



## 目录

|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六章 | 秘术 | 倒退旧时光 ..... | 001 |
| 第二十七章 | 伤情 | 被遗忘的他 ..... | 013 |
| 第二十八章 | 告白 | 始终爱着你 ..... | 026 |
| 第二十九章 | 疑惑 | 怎样的夫妻 ..... | 039 |
| 第三十章  | 皇命 | 不要连累她 ..... | 052 |
| 第三十一章 | 身孕 | 我们成亲吧 ..... | 065 |
| 第三十二章 | 留下 | 情与义两难 ..... | 077 |
| 第三十三章 | 掠情 | 明知相思苦 ..... | 090 |
| 第三十四章 | 生辰 | 抵死缠绵时 ..... | 102 |
| 第三十五章 | 冷漠 | 是你逼我的 ..... | 114 |
| 第三十六章 | 守关 | 不要再见你 ..... | 127 |
| 第三十七章 | 瞳殇 | 情深终不寿 ..... | 139 |
| 第三十八章 | 嫉妒 | 必疯魔成狂 ..... | 150 |
| 第三十九章 | 爱你 | 无所畏惧死 ..... | 162 |
| 第四十章  | 情难 | 相思莫相负 ..... | 174 |
| 第四十一章 | 行宫 | 一段孽情缘 ..... | 187 |
| 第四十二章 | 出征 | 静候王归来 ..... | 199 |
| 第四十三章 | 喜欢 | 就这样难吗 ..... | 212 |
| 第四十四章 | 不舍 | 何必苦相思 ..... | 224 |
| 第四十五章 | 救他 | 以身为药引 ..... | 236 |
| 第四十六章 | 脱困 | 决胜千里外 ..... | 247 |
| 第四十七章 | 册封 | 有美一人兮 ..... | 259 |
| 第四十八章 | 十年 | 苗疆暗夜花 ..... | 270 |
| 第四十九章 | 成亲 | 最后的日子 ..... | 281 |
| 第五十章  | 守候 | 我已等千年 ..... | 294 |



## 第二十六章 秘术 倒退旧时光

赫连卿苏醒后习惯性摸向睡在身边的人，他全身是伤，动一下痛得厉害，然而触手冰冷，四周空无一人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

转身四处看去，不见安紫薰身影，赫连卿心口血气猛然上涌，吐出一口紫黑的血来。

顾不得身体剧烈疼痛，他跌跌撞撞地朝外冲出去。伤口的血逐渐止住，不至于他会死在这里，他只担心安紫薰的安危。

不远处一抹身影迎面过来，飞扑到他怀里。

赫连卿一把抓住她手腕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脸色多难看，也忽视了她的惊讶和不知所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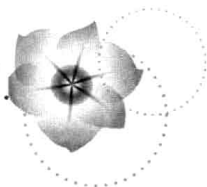
“安紫薰，我对你说过要乖乖地呆在我身边不准乱跑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你是真的想死在那些人手中是不是？你从来不曾听我的话，就是到了现在这个状况，你也非要我担心害怕才肯罢休吗？”

他口不择言，狠狠地捏着她手腕用尽全身力气低吼。

慌乱、担忧甚至是一丝害怕蔓延在心底，赫连卿第一次意识到安紫薰在他心中开始变得重要。

打来的水泼洒一身，安紫薰只觉得手腕快被捏断，见赫连卿拧眉满是怒气的脸，她皱着眉头哀声道：“疼！”

赫连卿懊恼一时冲动，不免心疼起她，忙放开她的手腕，低声连连说道：“对不起、



对不起。”

她显然是被他吓着了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，小心翼翼伸手放在他受伤的地方，担忧地问道：“还疼吗？”

赫连卿眼神微动，抱着她坐下，仅仅是一瞬间的感动，却是他多年来唯一一次因为一个人而起。

“疼，疼死了。”他侧过脸看她，指尖来回摩挲她小小的下颌。

安紫薰想起了什么，仰起脸主动吻上他的唇。

她确实是他的灵丹妙药，他从浅尝辄止到欲罢不能。

他喜欢看她被吻得双眼迷离任由他摆布的模样，赫连卿眸子眯起：“怎么办，还疼着呢？”

不等安紫薰反应，他再次含住她唇瓣，细细地辗转，不想放开。

美好时刻，被尴尬的咳嗽打断，赫连卿将安紫薰护在身后，眸中带怒，瞅着在庙外的几个人。

“三哥，打扰了！”

赫连卿看清楚来人是谁后皱眉道：“你怎么来了这里？”

赫连孝本想着兄弟重逢的惊喜，没想到打扰了三哥的好兴致。

这段日子心底担心三哥安危，见三哥与三嫂平安无事，心中犹如放下一块大石，还来得及回答他的问话，眼前一黑昏了过去。

木棉大惊，与李申忙扶住赫连孝，安紫薰则依偎他怀中，赫连卿拍拍她后背正欲开口安抚，却听得不远处传来怯怯的一声：“王爷。”

浅幽！

赫连卿见她脸色苍白，望了他与安紫薰一眼，微微一眯，眼圈顿红，紧抿唇静静地站在一边。

众人稍作安顿，赫连卿包扎完伤口，大致了解沉船后老七他们几个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有为什么老七一行人会来到这里。

他粗通医术，老七情况目前还算安定，赫连卿最为担心的仍旧是安紫薰。

南海一直都有派出的探子潜伏，李申受命前去联系，打听能医治他们蛊毒的大夫。赫连卿得知金痕波因外事离开南海暂时没有归来，他也不想安紫薰再见到这位表哥。

经历一番劫难之后，他更不会轻易放她走。

令他不安的是，安紫薰心中所爱的是另外一人，这些日子相处，她对他是有情意，等她病情好转之后又将是如何一番情形？

母妃生前对父皇的感情，他一直弄不清，到底这个一同生活十多年的夫君，是否真的胜过安宗柏在她心中的重要性？

他赫连卿要的，必然是全部，必要时他会考虑杀了安紫薰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，反正他杀过金痕波一次，杀第二次又能怎样？

他答应安紫薰会放过南海金家，可没说放过金痕波，这样绝了后患，令她一辈子只属于他。

连番劳累，安紫薰睡得很沉，一手攥着他的衣袖不肯放开，赫连卿望着她睡梦中微微翘起的唇角，他忍不住低头亲吻。

她呢喃细语几声，继续睡得香甜。

远处花浅幽拈花慢条斯理道：“喂，安紫薰真的成傻子了？”

“你自己不会看吗？”木棉冷声道。

“真傻也好，假傻也罢，总之哥哥交代的事儿你若是办不到，赫连孝的小命就随时不保，你是聪明人不用我再多说什么。”

“做好你自己的事再来教训我吧，花夫人。”木棉说完转身离去。

花浅幽等木棉离开后狠狠地将花朵掷在地上。没错，她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，如今赫连卿对安紫薰态度转变不少，对她是若即若离。

安紫薰中的毒拖得越久越难医治，哥哥迟迟没有下一步计划通知，难道真想令那个女人变成小傻子？

“傻子！”花浅幽心中一动。

转眼元宵佳节，南海有传统的灯会，一连数天不停歇。

赫连卿神情疲惫，眼中布满血丝，眉头紧锁，仍旧为多天前发生的事焦虑不已。

“三郎，我要吃桂花糕。”她腻在他怀中央求着。

为博她开心赫连卿亲自去买，等他赶回来却见赫连孝抱着木棉冲出门外，衣衫带血，怀中的木棉胸口插着匕首，鲜血如注涌出。

赫连孝眼眶血红一片，咬着牙嘶哑悲痛地喊道：“三嫂！三嫂！”

赫连卿闻言大惊失色，飞身掠入院中，碎石纷飞，一地狼藉，一个小小的紫色荷包孤零零落地，上面沾染了血迹。

那是安紫薰随身带的，上面绣着紫藤花，他记得清楚，今早她穿戴衣衫时，还是他亲手替她系在腰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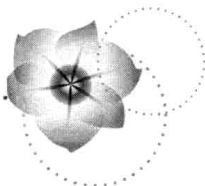
身子一震，为安紫薰买的糕点，从袖中掉落，他特意买来，就为了见她欢喜的一笑，如今却……

赫连孝缓过神：“有刺客闯入，不知丢了什么突然发出轰隆一声，这里乱成一片看不清，然后就发现三嫂不见了！”

赫连卿神情暴虐，按压不住内心的疯狂，他想谁会来过这里。

狩猎那次，在树林深处，安紫薰曾经用同样的手法吓退了那几个刺客，他听闻那是出





自北海龙家的霹雳火，小小的一块有巨大的威力。

不过北海龙家，多年前不肯归顺朝廷，满门被灭。

赫连孝替他拿了面具过来：“你还是戴着吧，金痕波若是瞧见你在这里，他可是念念不忘再与你大战一场。”

“罗素的兵马到了安家，南海附近更是设下包围，就算他不怕，可还要顾及下他的姑姑金筱瞳。”

金筱瞳嫁给安宗柏说是联姻，其实双方互相牵制。

海域数百年前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天下，历经沧桑，只剩下北海龙家与南海金家，北海龙氏不肯归顺朝廷，据说那一战打得凶猛，持续了几年才结束。龙氏被灭族，至此安紫薰的外公金咤统一海域。

南海气候温暖，虽然是隆冬，却不觉得寒意，赫连卿走在喧闹的人群里，瞧着放眼过去望不到头的花灯。

这里是安紫薰长大的地方，她心心念念想要回来，他从没有关心过她，如今在她所怀念的地方，看着她喜欢的东西。

这些天，他如何过来的，赫连卿不愿去想，每晚身边空荡荡，他想念安紫薰。

想念她腻着他，讨好似地喊他三郎、三郎。

你这个磨死人的坏丫头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他心中念着，带着一抹苦涩。

一处小摊前，糕点冒着热腾腾的水雾，迷茫了赫连卿的眼睛，一袭紫色衣裙随着海风轻轻摆动，宛若一只暗夜的紫色蝴蝶。

那女子侧身投来目光在他这里，手中捧着热乎乎的糕点，面具下露出的双唇漾开明艳的笑容，秀发如墨，自肩头垂落长及脚踝，她脸上戴着明艳的面具，即使不见面容，那双眸子也足可令赫连卿牢记。

他对她说过，她的眼睛很美很美，比这天上的星辰还要夺目。

在人群中穿梭，他几乎就要到她面前。

她笑颜如花，几步跃来，却从他身侧而过，赫连卿忙转身看去，却见她扑在身后男子怀中，同时伸手摘下面具，那一低头温柔的浅笑绽放，击中他心口。

那朝思暮想的，磨死人的坏丫头。

然而，她眼中映入的却是另一男人微笑的面容！

街市喧哗，女子侧身抬头，将手中糕点送在男子嘴边，继而对那男子微笑，面颊绯红，一双眼眸清波流转，有种难描难画的娇态。

那男子散落长发，着一袭宽大白色衣衫，因为逆光而立，周身萦绕冷月光华，仿佛踏月而来，两人相对笑着，男子雌雄莫辨的容颜令周边的人惊艳。

人潮拥挤，赫连卿一怔，瞬间，人群将他们与自己隔断，两人携手已经朝前方而去。



“安紫薰！”他出声喊道，声音即刻被湮灭于人海。

女子似乎停了一下，却未有转身，一侧男子低头对她说了什么，两人继续前行，而男子却稍稍侧过头朝着赫连卿方向看去，姿容秀丽，唇角漾开，轻笑无邪，温润似玉，自有一番风流雅韵。

赫连孝穿过人群，正巧走到他身边，却见赫连卿神情一动，全然不顾一切冲进人潮里。他眼里只有那片紫色身影，却逐渐消失在他眼前。

“三哥出了什么事？”赫连孝紧紧跟着他。

“安紫薰！”

赫连孝眼神一亮：“三嫂在哪里？”

他四下望去，遍寻不到两人身影，赫连卿呆怔在原地，他目力过人，绝对不会看错！

画舫在海面轻轻移动，海面飘着各色点着烛火的花灯，碧波荡漾，映着摇曳的烛火，画舫上站着的女子目光朝着岸边望去，手里拿着面具轻轻拂过，若有所思。

“还在看什么？”画舫里传出男子声音，“外面海风吹着不舒服，快些进来。”

女子应声，转而进了画舫中。

画舫中布置清雅，罗幕低垂，花窗错落，两名男子正在等她。

其中一位黑色宽袍，脸上戴着诡谲的海怪面具，正在品茶，另一男子则白衣袂袂，盘膝而坐，怀中抱着弦琴，指尖随意拨弄几下，音色清丽悦耳。

“好香的茶。”她笑着，顺势在黑衣男子身边坐下。

男子面前杯盏如雪，茶汤澄碧，听着弦琴所奏，他唇边带着一抹微笑，瞧了身边的她一眼：“上好的茗茶，知道你喜欢，特意命人沏上，你去岸上一趟，给表哥带了什么回来？”

她笑而不语，伸手拿过茶喝下。

“阿薰表妹真是偏心，姬先生都有糕点吃，你怎就不想到表哥，白白疼你了。”黑衣男子叹口气，眼里却有笑意。

白衣男子笑道：“龙少，这画舫是她亲自描绘命人赶制，说送你游海观景。”

“是她自己想去看热闹。”金痕波一语道破她心思。

“你整天不让我出门，我在家里都憋死了！”安紫薰白了金痕波一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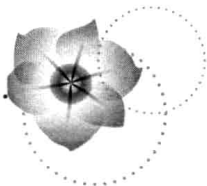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大病初愈，多休养才对，要玩以后多的是机会。”金痕波淡笑，低垂眼眸之间闪过一抹担忧。

“我早就好了，不信你问他。”安紫薰拉着姬云裳袖口要他作证。

姬云裳笑着望着她：“阿薰小姐还是听龙少的，你的身体之前过度受损，多休息并不是坏事。”

“你帮表哥说话。”隔着衣袖她暗暗拧了姬云裳一下。





姬云裳不语，任由她偶然的胡闹。

“姬先生将你从海中救起，一路找大夫给你医治，再送到南海来，费尽心力，你如今病好，可要加倍地感谢他。”

金痕波对阿薰一向喜欢，原先为她差点与赫连卿拼命，现在她重新回到南海，这么久以来的担心化为欣喜。

阿薰病好醒来，她的记忆莫名地停留在几年之前，根本不记得嫁为人妇，甚至包括那个负心于她，伤她太多的赫连卿。

这样未尝不是好事，阿薰还是以前那个整天笑得没心没肺的坏丫头。——

将她留在南海这里，任由谁都不会知道她的下落，大家唯一能见的，是赫连卿松手任她掉落海中，下落不明！

“我怎么没有谢他？我难得出去一次就记得为他买来喜欢的糕点。”她冲着金痕波吐舌头，转而对姬云裳道，“我觉得方才有人喊我。”

“怕是听错了吧？”姬云裳不以为然地说道。

她微皱的眉头随即松开：“也许是听错了吧。”趴在花窗上，她隔着朦胧的窗纸，瞧着岸边渐渐远去的灯火。

多天前醒来她发现自己在南海，表哥对她说她出游时落在海中被人救起送来这里。

她记得船爆炸沉入大海，她被姬云裳救起，一路照顾她回到南海。自然这些都是醒来以后姬云裳告诉她的。

方才她确实听见那声音好真实地冲入她耳中，她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揪住，奇怪了……她捂住心口揉了揉。

一侧抚琴的姬云裳望着有些魂不守舍的安紫薰，他轻轻拨弄弦琴。音调有些奇特，安紫薰听着听着，有些困乏。

“我困了，先去休息。”她打着哈欠回了房间。

等她走后，金痕波开口道：“姬先生，阿薰表妹的记忆能恢复完整吗？”

“龙少希望小姐能全部记得吗？”

“我不能为阿薰做主，不过她忘记这几年所发生的事，从现在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我许久不曾看见她开心地笑了。”

姬云裳慢慢起身，抱着弦琴说道：“龙少放心，我会守在阿薰小姐身边继续照顾她，至少能令她永远那么开心。”

“你喜欢阿薰，我看得出，是你救了她又不辞辛苦地送她来南海，阿薰对你似乎也有好感。姬先生，有一点必须要告诉你，阿薰嫁过人，西楚庆王赫连卿。”

“龙少，她已经忘记了。”姬云裳淡淡一笑地回答，“我知道庆王爷的厉害，姬云裳想龙少不会再令小姐受委屈，不然早就通知安家了，更不会将小姐藏起来。”

“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，她嫁给赫连卿本是自小定下的婚事，赫连卿对她不好，又将她丢在海中，我的确不会让阿薰再回去。”

此前那笔账他还没来得及与赫连卿算清楚，这次做得更过分，西楚王偏袒他，还派了罗素带兵在安家与南海范围看守，分明就是想借着武力帮赫连卿那混蛋。

无论是打架还是打仗，他金痕波决定奉陪到底！

“龙少决定就好，姬云裳不才，愿意在南海尽点绵薄之力，这也是为了阿薰小姐，请龙少成全。”

“我只有阿薰一个表妹，我希望她能幸福，姬云裳不要令我失望，不然南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”

姬云裳幽黑到深不见底的漂亮眸子闪着一丝笑意：“只要阿薰小姐需要我一天，姬云裳自当效犬马之劳！”

安紫薰怔怔地坐在铜镜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，醒来后发现她的样貌被改变，她记得出海时，她只是男装打扮，打算遇见什么棘手的事情，就借用表哥的身份名字，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？

“你对着镜子发呆半天了！”金痕波身影映入铜镜中，脸上还戴着海怪面具。

南海金家的传统，海王代表海中神怪，要威慑南海，每一代继承者都以面具每每示于人前。金痕波自小就貌美比女子，因此被人笑话过，成年后他继承南海家业，更是面具不轻易摘下，故此很少有人看过他的真面目。

“表哥是你啊。”她回过神，对金痕波笑笑。

金痕波眉峰一挑，故意戏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是姬先生？”他很开心能再次看见阿薰的笑容。

她瞥了金痕波一眼：“别乱开玩笑。”说着手指绕着发丝，墨发如泉水流淌垂落于地，安紫薰眉眼灵动似能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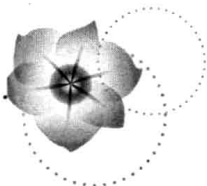
金痕波哼了声坐下：“我说阿薰表妹啊，你这副样子准备到什么时候？弄得难看极了。”

她摸着自己的脸颊有些幽怨道：“这改变容貌的药可是我娘亲自配置的，我都不记得为什么会服下这药，更不会记得解药放在哪里，除非和我娘再要一颗，不然只好等着药性自个儿退去。”她瞧金痕波对她的容貌诸多挑剔，不由得翻了他一记白眼：“觉得我变丑了，不能站在你这色如春花的表哥面前了？！”

“你这丫头，又说表哥色如春花，表哥哪点不像男子！”金痕波个性豪爽，平时慵懒悠闲惯了，并不是在意小节的人，可总被安紫薰这话给气着。

姑姑金筱瞳被赞誉为南海第一美人，金家他与姑姑金筱瞳最为相似，自小就做女孩打扮，成年后总被安紫薰提起那段过往。





安紫薰笑嘻嘻地看着他抓狂，表哥在外素来沉稳镇定，可每次遇见她，不消几句话就被她说得变成这样。

“还笑，白疼你了，欺负表哥，看下次谁帮你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你就是。我这样子其实还不错，除去你和舅父见到我原来的样子外，可就没有人知道了，不然被人发现告到我娘那就不得了了，我可不能回去，不然功亏一篑。”

“阿薰你生病的这些日子，安家那里有人来传话，姑姑的病暂时被控制住，你不用担心。表哥答应过你的，会帮你在四海之中找解除离人泪的解药给姑姑，你只管在南海住一段时间。”

她听闻金筱瞳所中之毒被控制，眼睛一亮，连忙抓住金痕波的手：“你说真的？”

“表哥有骗过你吗？”他反问安紫薰。

“哎呀，我自然是相信表哥你的，不过我娘中毒好些年了，大夫都说无能为力，突然听表哥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放心地住几天再回去。”安紫薰心情大好，还不忘记嘱咐一句，“不过你得保证不被爹爹知道，不然他要说我娘没有教好我，让我四处乱跑，还要遵守婚约什么的，听得快烦死了。”想起这些，她连安家都不想回去了。

金痕波听完她的话正色道：“你还打算嫁给赫连卿？”

安紫薰玩着手腕上的绮凤镯，这东西捆住了她一生幸福，眼神一暗：“不说这个了，反正西楚那里还没有来赐婚的圣旨，等真到了那天再说吧。”

谢家书房，谢伯仲看着赫连卿画出的女子样貌：“少主人，属下见这女子面生，需要派人再去打探。”

“那这个人你能找到吗？”赫连卿将另一张画纸递给他。

画纸上男子黑发，雪白的长袍衣袂飘飘，广袖随风吹拂，那张雌雄莫辨的绝色容颜侧身一抹轻笑漾开在唇角。

谢伯仲一见，立刻回答赫连卿：“他是南海金家的贵客——姬云裳！”

“姬云裳是金家的贵宾？”赫连孝听谢伯仲说完，突然想到什么，“对了，三哥，途中商船上，姬云裳与我们同行。”

赫连卿眉峰微拧，从酒楼遇见太子府，天一水巷遇刺客，再到因为虎符一事被抓入大牢拷打，最后他们远行还同乘一船，姬云裳还真无时无刻不在。

“商船底层断裂，你正巧下去找三嫂错开，三嫂和他是同时从底层上来船舱。后来船被人放箭烧着，大家忙着逃命散去，就不再见姬云裳。”

赫连卿眸中一凛，被老七他们当做救援的那艘船对商船放箭，上面沾满火油，不消片刻商船就燃烧，火势一发而不可收。

老七与李申皆是习武的人，那种情况也费尽力气才保护住花浅幽与木棉。谢陌年武功高超，在茫茫大海上逃生出去也需要费些功夫。

姬云裳一个看似文弱，经常被人欺负的伶人，就那般轻轻松松离开，还安然无恙来到南海成了金家的贵宾。

灯会上，他与安紫薰一同离开，看神情他们不仅认识那般简单。

“他几时到了金家，怎么成了金家的贵宾？”他问谢伯仲。

“在王爷到南海之后不久，属下是去金家办事，瞧见他在龙少身边，因为是生面孔不免格外在意，听闻龙少对他非常礼待，至于原因查不到，探子回报只说，他是与另外一个人进的金府，之后便在那里住下直到今天。”

另一个人？

赫连卿心口一窒，紫衣黑发的女子明媚笑容绽放，宛若一只蝴蝶从他身边掠过，投入到别的男子怀抱里。

倏地，他转身如疾风冲出门外。

门外只听瓷器落地的破碎声。

“木棉姑娘，你还好吧？”谢伯仲见伺候赫连孝的婢女木棉正瞪大眼睛出神地呆立在一边。

听谢伯仲喊她，才回神心不在焉道：“没事、没事。”眼角快速一瞥谢伯仲手中的画像，顿时脸上仅有一丝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

一室轻烟袅袅，伴着琴声婉转，姬云裳敛神拨动琴弦。

没过多久，他面容多了一丝笑容，抬眼望向屋外，轻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这里停下。

安紫薰笑嘻嘻地进来，却突然捂住鼻子皱了皱眉头：“怎么这香味怪怪的？你不是讨厌很重的香气吗，突然换喜好了？”

他淡淡道：“阿薰小姐不喜欢，下次我不点这个就是。”

“那倒是不用，你喜欢就好，我是闻不惯。”安紫薰笑笑，走到他身边坐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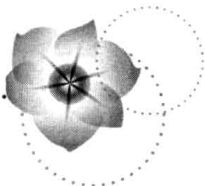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这里有上好的茗茶。”姬云裳为她倒上一杯。

安紫薰对他没有防范，接过去喝下，起初不觉得如何，口中慢慢回味，一股奇异香味自喉舌间慢慢弥散。

他眸子深深地注视着安紫薰，她喜欢穿男装，束了发髻，容颜生得平凡无奇，可那眼睛仿佛会说话，目光灵动聪慧。

“你和我表哥一样叫我阿薰吧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称呼我小姐什么的，我真不习惯。”放下茶杯，她还在品味那奇特的香味。





“阿薰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”姬云裳轻笑点头称赞。

安紫薰承认被姬云裳绝色之人用真诚肯定的语气称赞，她心里还是受用的。

冷不防，姬云裳握住她的手放在掌心。

她一怔，却是往后退缩，他见状更快一步握紧。

安紫薰有些不安，想站起身，方才口中奇异的香味迅速变了质，如麻药般侵入她的意识。

掌心是她柔软无骨的小手，肤质细腻，女子特有的温软在他心头微微荡漾。

“我更喜欢你叫我云裳。”

“云裳？”这两个字从她唇间发出，轻柔妩媚的音色令姬云裳目光变得柔和。

安紫薰眼神渐渐蒙眬，阖起眼帘。

姬云裳抱着她柔软的身体，在她耳边轻声吟唱，音调奇怪，冷冷的宛若海中的鱼儿，缠绕在她身体。

那香味被姬云裳内力催动，在安紫薰身边曼妙地缭绕，他手指点在她眉心，同时阖起眼帘，面前如一片明镜，过往的那些人与事再一次浮现。

海水真冷，有人抱紧她，海里黑暗，她看不清是谁。

“三郎，我疼！”

安紫薰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喊疼，记忆迷迷糊糊的，好像有个男人跪在她床榻边，整夜地替她支起被子。

他在院中忙碌地煎药，他抱着她相拥入眠，他背着她走崎岖山路，他一身是血，却死命护住她不让受到危险……

她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脸，她心底深处只记下两个字。

“三郎！”

安紫薰慢慢睁开眸子，茫茫地瞧着四周，没有焦距。伸出手在半空，像溺水的人需求救助。

安紫薰喝的茶水里他放入一味秘药，之前他用量很少，消除她一段记忆，此番他将秘药用于辅助操控安紫薰的生魂。

本是邪术，他学了多年，反复演变，如今能控制自如，用在安紫薰身上时，他虽然有自信，却更是仔细斟酌良久，才决心下手。

不同于别的秘术，要将施展秘术之人的生魂立为誓盟，一旦秘术开始，操控者可以随意掌控所控之人，是一种最为彻底的侵占。不过凡事皆有两面性，若是被操控之人最终能逃过控制，那秘术必然反噬施展者，撕裂其灵魂！

姬云裳指尖划破心口肌肤，取下热血滴落在昏睡的安紫薰口中。嫣红的血，落在柔软的唇间，胜过人间一切。

他俯身吻上，血的腥味、混着茶的芳香，还有她甜美的唇。

从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他就想过吻上会是何等的滋味。

反复辗转吮吸，汲取唇间芬芳，不可思议地令他着迷。

家逢剧变之后，他一心沉醉复仇，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都成为他复仇之路上可利用的。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

他从不对人用情，哪怕是血缘相关的亲人，直到遇见安紫薰。她是个绝好的听者，听出他的琴音，她懂得他倾诉在琴音中的所想。

他一向不在乎谁会对他好，她为他求情不惜得罪了赫连卿，大雨中她被赶出王府，她光着脚走在滂沱的雨中。

她帮他出头，天知道他不需要她帮忙就能解决掉那个男人，只是没有到他出手的时候。

她过得不好，却对他说，“不嫌弃我笨的话，收下我这个徒弟，将来随我回去家里，你不用在这里受人欺负。”

“我会给你安排住处，你安心住下，日子不管如何，总比你在西楚来得舒服。”

“姬云裳，你的琴音里表示出你心中有志向，我相信你终有一天能达成所愿！”

她为他安排这些，从没有要求得到任何回报。

安紫薰，你不知道施舍人恩惠，是要从别人身上再得到相同或者更大的回报吗？谁要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并没有求你。

下次再对陌生人好时，可要看清楚那人是否值得，莫要如对我一般地真心了。

“阿薰，我这般对你是我不好，我们不妨打个赌，将来你若能逃脱我控制，我的生魄就任由你处置！”

金家安紫薰熟悉每一处，轻巧跳下高高围墙，她左右环顾无人，连忙提着裙角一路小跑开溜，好在她的容貌南海没几个人能认出她是表小姐安紫薰，更是乐得自在，堂而皇之地走在大街上。

华灯初上，元宵灯会就是热闹，她流连在每一个卖着新奇玩意的摊子，这里瞧瞧那里看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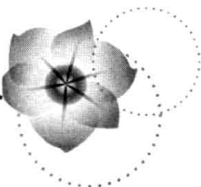
姬云裳跟在身侧，来回的人不免对他格外注意，尤其是未婚的姑娘，才走没几步，姬云裳就拒绝了好几位女子递来的荷包。

南海民风开放，未婚男女可以互相相爱，女子看中了谁，递上自己绣的荷包，男子若是看中了谁家的姑娘，就将手中的紫藤花送给对方。

“你可真受欢迎，那么多女子喜欢你。”安紫薰捂嘴轻笑，好在姬云裳一向对人礼貌，拒绝时的说辞也能让对方不那么为难。

转弯处他稍微松口气：“你明知我被人拦下，你怎就不为我解围？”他凝视安紫薰笑





意浓浓的眸子，口气却十足温柔，并没有丝毫的不悦。

“我怎么替你解围？那些姑娘是看上你了，你要拒绝当然是靠自己，南海这里，未婚男女双方示爱是天经地义的。”

“我又没有看上她们。”姬云裳突然俯身在她耳边道。

他声音素来好听，音色如吟唱般优美动人，对她说话更为温柔，呼出的气息令她耳垂一热。

“别说不帮你，这个给你。”她不想气氛尴尬，忙将手中面具递给他。

“为什么给我这个？”姬云裳见她脸颊泛起红晕，虽然表情淡淡，眼里仍有细碎的波浪微微起伏，“你不喜欢那些姑娘看到我的面容？”

“我是怕那些姑娘看了你心中哀怨。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生得比女子还美，足可以倾国倾城。”

话音才落，只见姬云裳脸色一冷，虽然他很快笑起来，可她看得清楚那一刻他秀丽无双的眸子里的冷意，她一惊。

“我……对不起啊，我经常与我表哥开玩笑，并不是对你……”

“阿薰，我没什么的。”他惊觉自己神情有异被她看穿，淡淡一笑想伸手触摸她的发丝，却在半空一怔。

“云裳，你若是女子，必然是倾城倾国，令人销魂。”

他厌恶地皱了下眉头，再遇见安紫薰之后，他讨厌自己突然想起过往。

“我去前面看看。”眼见姬云裳心情不好，安紫薰有些不安，她与金痕波平时闹习惯了，想不到会令姬云裳生气。

她怕自己说多错多，想到前面买些他喜欢的东西送他，表示歉意。

等姬云裳转眼再看身边的女子，不知何时她已离开独自走到前方。

“阿薰，等等我。”他叹口气，顺手将面具戴在脸上。

安紫薰在一处摊前停下，这里卖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荷包，她对女子喜欢的小玩意不太感兴趣，目光却被这里面一个紫色绣着紫藤花式样的荷包吸引住。

她伸手拿起来仔细看着，此时正是热闹的时辰，人潮涌动，她光顾看手里的东西，不防被身边的人推搡。

“喂，别挤啊！”她攥着荷包，发出一声低呼。

身侧转弯处，下方数十台阶直接连接海面，滚下去就可以砰地入海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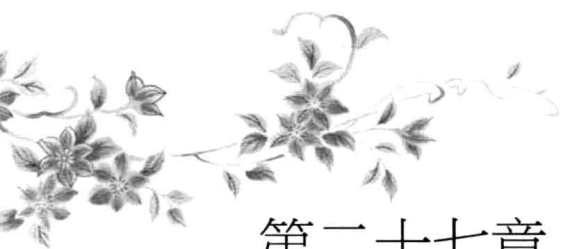
她轻功再好，被困在人群里也不能施展，脚下被谁绊住，她腰身朝后仰去。

腰侧被人用力抱住，将她身子抬起，不过没有将她扶住站直，而是径直搂在怀中。

惊魂未定，她仰头望去，只见救她的人脸上戴着一张熟悉的面具，安紫薰展颜一笑：

“是你。”





## 第二十七章 伤情 被遗忘的他

抱着她的人足下轻点，安紫薰耳边风声轻啸，眨眼间越过数十层台阶，两人落在海边。

远离人群与喧嚣，她脚下站定，却仍被人紧紧抱住，淡淡的龙涎香在鼻尖缭绕，相互依偎，一时间她心尖微动。

安紫薰脸颊贴在他心口，隔着布料她听见他有力的心跳。宽大手掌覆盖在她另一侧微凉的脸颊上，轻轻爱怜地抚摸，甚至微微发颤。

她皱眉，抚摸她脸颊的手掌甚是寒凉，她不由得皱了眉仰起头望着他。

月色柔和地洒落全身，那张面具熟悉，可面具下那双眸子她此时看得分明，熠彩重瞳，透着妖冶。

“你……”她愣住，那双眼睛盛满她的模样，前一刻还带着喜悦笑意，下一刻却落上一层伤。

她伸出手一点一点掀开他的面具，他肤色温润，飞扬的眉宇重重拧在一起，微微上挑的眸，宛若深海的漩涡，月色照进他眼底，折射出耀眼的星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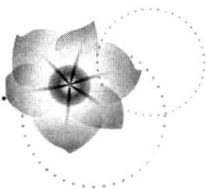
她睁大眼睛，手被他握住放在他唇间，被他湿润的舌尖舔过。

酥麻的感觉如电流般击中她的心，他喑哑的嗓音有着令她莫名感到难受的音调。

红衣黑发戴着面具的男子在她身边等候：“安紫薰，我才是你的三郎！”

她的梦……梦中的景象转为现实！

她愣神间，他已经低头覆上她微张的唇，赫连卿连日来压抑的情感不能控制地宣泄。



他的吻铺天盖地而来，如疾风暴雨，顿时包围住怀中之人。

猛然地，安紫薰用力将他推开，她朝后退了几步，用手背擦拭被他吻过的唇和口中残留的属于他的味道，她没有躲闪这个男人吻她！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是将我忘记了吗？”声音震惊、深痛，甚至愤怒！

他记得她落入海中，她说她恨他，恨死他了，恨不得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。

在那小小的村落她懵然不知，她一心依赖他，她心里也是有他的。

他照顾她时，心里有的只是快活。

想起她娇憨可爱地腻着他，一声声喊着三郎、三郎……

在她被人劫走的那些日子，赫连卿的心乱成一团，只要想起与她有关的，他就无法沉下心思再做别的，想着她就要成狂。

眼睛莫名痛起来，那痛苦绞着他难受，视线跟着模糊一片。

安紫薰是他生命中的劫数，他不管这劫数是好是坏，却不能接受，这劫数是注定她会忘记他赫连卿！

怎么可以，在他才知情动时，就这般放手离开！

“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答应你，只是你不能忘记我，不能……”

她眼见他一步步靠近，长着那么一张祸国殃民的妖孽脸的男子，用一种深深眷恋的语气对她说着话，那双眸子里盛满的深情，足可以令她心醉、沉溺。

“跟我走。”

“拜托，你够了！”她完全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印象，伸手她朝着赫连卿一掌挥去，他没有躲开，结结实实地挨了她一巴掌。

玉石般的脸颊，印上她纤细指痕，赫连卿却始终拦在她面前。

安紫薰手掌都发痛，这个人被她打了却没有反应！

“你真的是疯子啊！”她叹口气，可惜了这么个漂亮外在的男人。

若是疯了，倒也好。

“阿薰！”远远地听得姬云裳在喊她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她冲着声音发出的地方喊着。

赫连卿一怔，顺着安紫薰的目光抬头看着远处那逐渐靠近的白色身影，幽幽的眼瞳闪过杀意。

姬云裳，本王确实小看了你！

她转头狠狠地瞪了赫连卿，见他失神，安紫薰猛然从他身侧溜过，挥动拳头威胁道：

“敢跟过来就对你不客气！”

紫色身影一溜烟跑走，梦中的男子突然出现眼前，说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尤其还被